

书人书事

文学苦行僧 高建群

日前,应邀与文友和乡党聚餐,有幸与著名作家高建群先生晤座。虽久未谋面,但一见如故,交谈甚欢,不禁追忆起我们整整30年的交集往事来。

与建群先生认识有30年了,可谓故友矣。大约1993年初,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和陕西出版协会主办的《出版纵横》编辑部主任的我,请建群先生撰写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故事梗概和《最后一个匈奴书名诠释》,并约陕西广播电台记者王歌阳与建群先生访谈。我写就《最后一个匈奴阅读中的两个“断想”》,在《出版纵横》1993年第4期以《最后一个匈奴专辑》刊发,同期也刊发了《白鹿原专辑》,在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反响,推动了文学陕军东征的影响力,在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引起较大的影响。

1993年10月4日,我到延安举办会议后的第二天,便急不可耐地直奔延安日报社。路过报社,又想找朋友师银笙和杨葆铭一块儿去会高建群,不巧他们都不在。经他人指点,我这个不善辨向的人竟顺利找到了建群先生家。我们虽不是第一次见面,但来他家却是第一次。我被主人热情地迎进了房。这是一幢简而易楼房四层的三室半居室,主人的书房临着大街。在书房落座之后,趁他沏茶之际,我端详着几年未见的朋友。也许是常年室内写作的缘故,他比过去白了,也比我想象中的胖,唯一未变的是他的谦和朴实。

寒暄一阵言归正传后,自然是从刚竣稿的《最后一个匈奴》(以下简称《匈奴》)的创作谈起。巧合的是,他动笔创作《匈奴》的日子竟是两年前的当天,即1991年10月4日,完稿于1992年6月13日。又一次巧合的

是,我约他写的创作谈之一“《匈奴》署名阐述”一文所署时间为1993年6月13日,再次同月同日。

整整一个下午,从《匈奴》创作源起到构思,从结构的安排到语感的寻找,他娓娓道来,在我心中引起阵阵共鸣。这次所谈的内容,建群后来都在“创作谈”中涉及了,在此我就不赘述了。但他在创作谈中涉及甚少或粗略谈写的有关《匈奴》深刻的创作思想和艰苦的创作过程,却令我久久难忘,思绪万千。

陕北在中国版图上,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它的历史应该是地域史,但因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介入,它又具有民族史的地位,因此从一定意义或一个历史时期讲,陕北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。所以《匈奴》的主旨,即试图展示革命在这块地域发生、发展的20世纪里程,其中包括1935年10月1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历史何以将民族再造、再生的任务,放在这块轩辕本土上的缘由所在,进而揭示中华民族的发生之谜、生存之谜和存在之谜。建群先生认为,21世纪初,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后必然要引起革命,而在具有革命传统的陕北,民国十八年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,这次大旱比产生李白成起义的那一次大旱更厉害,因此革命必然要在这块土地上爆发。因此,历史把民族再造任务放到这块土地上,并不像或不完全像斯诺所说的“委实是一种巧合”,而是有其必然性。纵观历史,人类在不断向前发展,在寻找合理的生存方式,也许成功,也许只是理想、空想而已。但正如加缪所言:人类不断地把石头向山上推。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,人类仍不懈追求,在追求中找到幸福。作为作家,就是要表现人类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精神的大

勇夫。作家的工作是崇高的,但也是异常艰辛的。《匈奴》就是在他们谈话的临着大街的房子里写作的。其思路常被车马声打断,好半天才能接续上,特别是创作势头正猛的时候受干扰,致使思路受挫,创作吃力起来,又必须靠人力推动。不然,《匈奴》也许会更大气些。在创作《匈奴》的日子里,建群先生排除干扰,什么也不干,早上不刷牙、不洗脸,一起来就趴在桌子上写,直到11点多肚子闹革命才刷牙、洗脸、提水、吃饭。每天抽三包烟,一年共抽了一百多条烟。自然脱落了三颗牙,体重减了十几斤。在创作期间,分不清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。写完后,仍习惯性地向四处摸笔,找不见笔才意识到写完了。到外面,看树木像人,有灵性。这种幻觉过得好长时间才消失。到延安医院看正在住院的路遥,路遥劝他全面检查。路遥的死对他刺激很大,因而推迟下部作品的写作,再放松一阵子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创作带来的失重心理才逐渐消失,爬上四层楼方不觉得太吃力。

问及是什么力量驱动他如此艰辛的劳作并支撑他完成《匈奴》这一巨著时,他说:“我每写一部作品都认为是自己的最后一部作品,想通过作品把对人类的思考尽快写出来,否则感到遗憾,或视为对人类不负责任。”谈到责任感,建群认为陕西作家普遍责任感强,不同于外地作家,不是玩文学,而是为了文学玩命。他们像鲁迅一样极富历史责任感,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,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热切关切,同时也是对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,使中国小说早达到世界水平。为此,不惜牺牲青春年华甚至人生幸福乃至宝贵的生

命,用血汗浇灌作品。

从建群先生家里回到延安宾馆,我久久难以平静,建群先生何止在文化苦旅,他是在进行更富更有意义的苦旅,那是对人类命运的探索。

10年后的2004年,作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发行处副处长的我与建群先生联系,请他支持陕西省新华书店在社区办的便民书屋,和爱人全玉玲陪他到社区签名售书。他很给力,不仅在他的著作上给读者签名,而且给读者惠赠一幅书法墨宝,受到读者好评。

2004年,拙著《渭河大水灾——救灾笔记》由太白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,我请老家在渭河上的建群先生写序,他慨然允诺。不久便写出了题为《痛在03》的序言,对拙作予以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,为灾区受灾群众鼓舞与呼,为拙著增色不少,令我感动。

疫情肆虐三年,与建群先生久违了。最近一次见到建群先生是前年在省委政研室帮着编辑《调研与决策》时,有一天听闻建群先生等作家在陕西省委二号楼二层大厅前签名售书,于是拿着手边拥有的《最后一个匈奴》《统万城》请他签名并合影留念。

如今,已迈入古稀之年的建群先生依然健谈,气场强大。他不仅侃侃而谈文坛故事,而且对出版社打过交道的资深编辑的轶事如数家珍,使聚会者受益匪浅。他为聚会者带来的其著签名,也为我所带的《六六镇》《古道天机》签名并题写“全玉玲、王新民威武”以资鼓励,令我感动不已。我也回赠拙著《慈苑书韵》聊表谢意。我向他敬酒,期待他创作出更多的大作巨著,助力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,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。

王新民



寻找人间烟火中的向善之美

读刘冠琦散文集《长歌行》

散文集《长歌行》是作家刘冠琦自青少年到成人阶段的作品,因而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青春飞扬的激情,真诚坦露的心声,与平等对话的态度,如巴金所言的那样“把心交给读者”。这部散文集在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书写中,窥见人生的千回百转,体悟人间烟火中的生存哲理。这种审美追求使得作品具有日常生活的质感和丰盈,又充盈着向善的精神力量,展示人间正道的价值指向。

在这部散文集里,最能打动人的是作者与家人朋友相处的记忆,以及描写普通人的生存境遇,从中可以品味重情重义的人间温暖。写市井人们的悲欢离合,要求作家要有率真的态度、真挚的情感以及真实的表达。开篇的《父亲树》讲了一个故事,爷爷在被伤害后,原谅了伤害自己的人,还以德报怨去帮助他人。为了让“我”明白他的行为,爷爷讲了自己的故事。爷爷的朋友舍生取义,不出卖朋友,让爷爷得以“苟活”。最后,爷爷为朋友伸张正义。因此,在善与恶的对比中,爷爷选择在和解中化解了恩怨,是人生经历大浪淘沙后归于豁达的选择。爷爷与农村妇女素不相识,却毫不犹豫地掏钱给她发烧的孩子治病。爷爷就像秦岭里的“父亲树”一样,能够抵挡风雨,以崇高的品德深深地感动着人。文字因为有向善的光泽浸润,才有了美,才能引起读者内心的情感共鸣。

作者也深刻地反省自己,对人生“对与错”的思考更为深刻。在《摆摊老人》里,老人在学校外面摆摊卖零食文具,作为学生的“我”成功阻止了她的行为。“我”最终知道老人要养活智障的儿子,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,此时的“我”觉得自己“不合时宜”。在诸如《摩的司机刚刚》《小丑》《老人的火车》等散文中,普通人为了生存四处奔波,他们辛苦劳作的样子、付出的辛酸与坚韧让人共情。历经沧桑坎坷之后,他们依然选择坚强地活着而没有沉沦,那努力活着的姿态,让人无限感慨。

这本散文集题材多变,视野比较开阔,传递出富有地域风情的历史文化气息。作者畅游山水,有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喜悦。作者在《读书随笔八篇》中感悟古今中外的经典,叩问艺术之道,观看历史风云,关照现实人生;在《素描九幅》里,与文人墨客相逢,与古董收藏者、厨师、歌手相遇,感受他们不一样的人生境界。

在历史与现实、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,作者写下自己的感悟,读者可以感受到他的理性思考。这些思考求真向善,探求生活哲理与意蕴,充满了思辨的通达,可以启迪读者思考人生,尤其是在人生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、痛苦的时候,如何活得通透与豁达。作者呼唤着赤子之心,呼唤着“你活你自己”的洒脱,呼唤着人性之美。综合在一起,可以看到千百年来散文中所倡导的“浩然之气”,在时代的洪流中仁爱、诚实、信任、睿智、宽容等美好的精神力量依然延续不止。

《长歌行》的语言不求华美,但求朴素自然与明快感人,还夹杂着风趣幽默的时兴语言,充满了青年人写作的清新风尚。作者认为:“对于什么是好散文,我有一个大前提,就是能写出大情怀和大智慧”的散文是好散文。比如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写的就是家国情怀,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写的就是人生智慧。但是有一点,越是朴素的文章,越容易让人领会到大情怀,越是通俗的文字,越容易让人感悟出大的智慧。”因为秉持着散文朴素中有大情怀、通俗中有大智慧的观点,其文字求取质朴自然,将自我感悟的人生哲理通过故事的方式讲给读者,在情节与细节的描写中去感受人与人的气质与风骨。《父亲树》里爷爷用自己的经历告诉“我”,为什么要原谅伤害自己的人;努力搞笑的《小丑》,通过小丑让别人大笑,却在看到男扮女装的歌手在台上卖力表演的时候,眼里含着泪水。

这是一部青年作家心路历程的集腋之作,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与理想,可能还需要在文章的深度和语言的力度方面进行提升和完善。但就作品整体而言,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学的虔诚,对人生意义的探寻,以及对生活的诗意期待。他力图在自己构建的文学审美的世界里,用文字感动与启示读者。正如作者所言:“立于世间,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能量,走自己的路,做自己的事,如黑夜里的萤火虫,自身散发光芒。”

韩红艳

新书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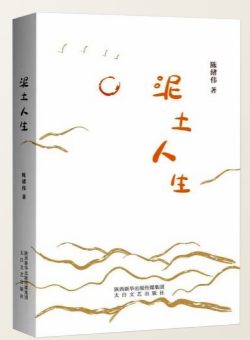
《汉水的身世》



袁凌 著

作者身为汉水的儿女,将这条河流的过往、现在与未来,写成了一本新书《汉水的身世》。《汉水的身世》不同于袁凌以往的故事合集,但仍以一条河和它的子民为书写对象,融合自然、历史、现实、人文与行走,以纪录片式的笔法,写出汉水作为一条古老江河的时代感和生命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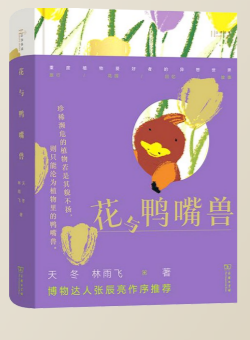
《泥土人生》



陈绪伟 著

散文集《泥土人生》是陈绪伟第五部作品集,收录了作者近8年创作的102篇散文,共计25万余字。全书分为“不忘来时路、年轻飞扬、布谷布谷、生生之力、茶山溪水炊烟、素心如兰、江河荡漾春风、月光洒过山川河流、一城楚韵伴秦水、春去春又回”等几部分,是作者几十年来扎根泥土探究、思索的结晶。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,对乡土抱有深厚的感情,他回忆着儿时自然朴素而富有人情味的生活,也关注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的嬗变和转型,叙述着泥土上平凡人的生命万象,从他的文字中我们能闻到泥土的香气,尝到泥土的生机。

《花与鸭嘴兽》



天冬 林雨飞 著

花,代表缤纷各异的植物;鸭嘴兽,则代表令人神往的异域和远方。看似毫无关联的二者,在科普作家天冬的眼中,却有着耐人寻味的内在关联:珍稀濒危的植物若是其貌不扬,则只能沦为植物里的鸭嘴兽,受人冷落和嘲讽。全书分为“花与异乡人”“花与园艺家”“花与旅途”三部分,记录了天冬所经历旅途趣事和花园生活体验。

荐读



韩启德

这本书专为近些年“走红”的科学新女性而作。其中,既有70后辛晓平、汤楠、陈婷、颜宁,也有80后付巧妹、黄芊芊,还有90后万蕊雪。她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,堪称同龄人中的佼佼者。她们的出色工作既为国家赢得了荣誉,也为拓展人类的知识边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普通人眼中单调枯燥、又苦又累的科学,对她们7位科学女性而言,却是乐在其中。在辛晓平看来,她之所以把青春给了草原,不为别的,只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欢。陈婷说,当自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本质时,“那种喜悦超级棒,别的什么奖励根本无法替代!”对未知世界的好奇,驱动她们一往无前、无怨无悔;发自内心的喜欢,让她们心无杂念、全力以赴,在通向科学珠峰的崎岖小道上“望之弥高,钻之弥坚”。

从2012年采访颜宁,到2022年全书成稿,刚好10年——赵永新的这本新书,可谓“十年磨一剑”。相信读者朋友能从这7位可敬又可爱的科学新女性

身上,获得有益的启示,汲取向上的力量;期待社会各界创造条件,支持更多女性勇于追梦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我欠翼鹏一篇文

在单位上班那些年,我曾分管扶贫工作。单位的扶贫点是岚皋,具体在岚皋县花里镇的花里村和金寨村。由于工作原因,我每年必须去两次扶贫点,一次是研究决定扶贫项目,一次是项目验收总结。去得多了,岚皋的山水,特别是那些热情好客、勤劳朴实的岚皋人就都熟悉了。这块土地和这里的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第一次见翼鹏,因为他是岚皋人,距离马上就近了,感觉就很亲切,好像早就认识似的。翼鹏个头不高,长相白净,一看就是从山清水秀中走出来的帅小伙子,再加上他的斯文、稳重和多才多艺,印象非常好。记得那是一次小型聚会,和翼鹏说话不多,但是熟了。

不久,到重庆长寿参加西部散文论坛,陈长吟会长带我们参加,成员有翼鹏和我。翼鹏开着自己的车,背着一部比较高级的照相机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部照相机好像就没离开过他的手,无论开会还是活动,他跑前跑后地忙碌着,给会议服务,给陕西的同行者拍照,也给其他省的代表摄影,凡是有求者他都热情服务,没有半句闲话。回到西安不久,翼鹏打电话给我,说长寿会议的摄影册出来了,要送我一本。我和他住的地方不远,告诉他我去他家取,他说他已经到我家附近了。拿着一本不厚却也不薄的摄影画册,我感动了很久。因为这本集子装进了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,还有我的好多照片,拍得都很好,是一本珍贵的藏品。我连说感谢,他却说时间紧张,做得粗糙了。

这次,我们俩加了微信,通过现代化的联系手段,我进一步发现了翼鹏的勤奋。他不时会有新作品发表,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随笔、杂谈、报告文学;城市、乡村、单位、社会,亲情、友情、乡情。他笔下生花,神采飞扬,情深意切,生动活泼。记得有一篇《寻访,遗失在唐朝的那一缕清香》,是写唐朝才女上官婉儿的文章,文笔优美、行文流畅,手法清新活泼,荣获了“美丽西咸”全国征文大赛一等奖。他的诗歌《文学陕军再出征:沙场秋点兵》豪迈大气、诗意盎然,荣获了全国诗歌征文大赛二等奖。我很喜欢他写故乡、写父母兄弟的文章,真实、自然,读着读着我就融入了、感动了。其中有一篇《益勇的三件遗物》的文章,看得我模糊了双眼。

翼鹏热心社团工作、热情为大家服务的精神一直为陕西金融作协 and 陕西散文学会的文友所称道。翼鹏经常在自己的平台“静虚村笔记”上转发朋友的优秀佳作,还先后创办并负责编发“丝路金融文学”“三秦散文家”等公众号,内容丰富,形式不断出新,阅读者赞声不断。干这些为他人做“嫁衣”的活儿,翼鹏几乎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学上,其辛苦和勤奋令知情者感动。我当过报纸编辑,知其苦乐。为此,我曾和翼鹏做过交流,他腼腆地一笑,说:“真的很累,但也有意思。”这差事确实累,几年了,翼鹏一直坚持着,而且越做越好。

人常说,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21年翼鹏的“三件套”,即诗集《远山有情》、评论集《花香满径》、

周养俊